

南斯拉夫史

[下冊]

鄭學稼 著

帕米爾書店

VI

南斯拉夫史

(下)

鄭學稼 著

帕米爾書店

●有版權 不可翻印●

南斯拉夫史 (下冊)

著 者／鄭學稼
發 行 人／尉素秋
出 版 者／帕米爾書店 電話／248-3215
台北縣中和市南山路59之1號
總 經 銷／帕米爾書店
郵政劃撥 0005801-7 號
印 刷／潤明印刷廠
台北縣永和市成功路 1 段43巷 5 號
電話：9287145
中華民國74(1985)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出版登記／行政院
新聞局 局版臺業字第1057號

定價／平裝（上下兩冊） 540元

目次

第一章

鐵托奮鬥的簡史\1——鐵托的
幹部\15

第二章

南國的領土和人民\19——國境
\20——地形和氣候\22——土
壤和植物\25——礦產\26——
交通\27——少數民族、宗教和
語言\29

第三章

新南斯拉夫國家\33——生產資
料國有化\37——第一次五年計
畫\39——土地改革\44

第四章

成立共產情報局\49——蘇南交惡的原因\54

第五章

蘇南關於經濟利益的衝突\65
——南共三月一日會議\66——
蘇撤退顧問\68——三月二十日
南共信\68——三月二十七日蘇
共信\70——四月十二日南共中
央全會和信\72——五月四日蘇
共信\77

第六章

南共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79
——情報局的決議\82——南共
的回答\85——南共五全大會\
88——斯大林和鐵托的決鬪\91
——反鐵托主義的鬪爭\98

第七章

政治的改革\101 ——工業的改
革\118 ——農業的改革\127

——南共六大和南社盟\134

——新外交政策\142

第八章

吉拉斯的經歷\147 ——二中全会\150 ——吉拉斯的新思想\151 ——鐵托何以打擊吉拉斯?\153——三中全会\154——全會後的德杰爾和吉拉斯\157

第九章

蘇南的復交\161 ——不結盟運動\167——七大前的情況\170 ——第二次五年計畫\176 ——南共聯盟七大\180

第十章

六十年代初的經濟危機\187 ——職工會的任務\190 ——南共聯盟四中全会\199 ——經濟學家的爭論\201 ——自由與保守兩派的對立\203 ——六十年代的發展和矛盾\209

第十一章

一九六三年憲法\215 ——南共

聯盟八大前的政治經濟情況\223
——南共聯盟八大前的外交與中
共\228——南共聯盟八大\234

第十二章

八大後經濟情況\241 ——一九
六五年市場社會主義\242 ——
銀行制度的改革\243 ——物價
制度的改革\247 ——其他改革
\248 ——蘭科維奇派的垮臺\
250

第十三章

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黨的改革\259
——改革後經濟狀況\263 ——
六十年代的南國外交\267 ——
實踐派的主張\271 ——新選舉
法和共和邦權力\275 ——八中
全會和學生反現狀\279 ——捷
克危機\285

第十四章

克羅地亞邦的策略\289 ——召
開南共聯盟九大的背景\292
——南共聯盟九大\294 ——六

十年代南國政經情況\299 ——
修改憲法\306 ——克羅地亞的
大政治危機\309

第十五章

第二次代表會議\321 ——外交
政策\324 ——塞爾維亞清黨
\327——一九七四年憲法\331
——南共聯盟十大\345

第十六章

清除思想界的異己\355 ——聯
合勞動法\366 ——政治體制的
改造\374 ——南共聯盟十一大
\381——南共聯盟新章程\389
——黨中央主席團\405

第十七章

鐵托慶祝建黨六十週年的演詞\
415——鐵托逝世\422——黨政
機構的改組\429 ——南共聯盟
十二大\437 ——南共聯盟新領
導者\447

第十八章

鐵托給南國的遺產\453

第十九章

工人自治的真相\465 —— 農業
問題\467 —— 失業和工資\468
—— “客工”\471 —— 物價和通
貨膨脹問題\473 —— 私有營業
\475 —— 外貿逆差\476 —— 民
族問題\480 —— 穆斯林的新要
求\505

第二十章

總結論：馬克思主義\507 ——
列寧主義\509 —— 斯大林主義
\511 ——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513 —— 鐵托主義和南國前途\
516

附錄

南共要人頭像\525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行
政區\528
人名對照表\529
主要參考書\537
本書著者社會科學著譯年表\540

第一章

鐵托奮鬥的簡史——鐵托的幹部

一 鐵托奮鬥的簡史

歷史發展雖有衆多的客觀條件，而人的作用亦大，因為歷史是人的活動的記錄。就南斯拉夫而言，能够于强大帝國主義侵略中，非常艱苦地達到民族解放和統一，鐵托和他的幹部的功勞是不能忽略的。

(一) 家庭和鎖匠生活

一八九二年五月廿五日，鐵托生于奧匈邊界上克羅地亞西北山區薩哥爾葉（Zagorje）小村庫姆羅維茨（Kumrovec）。父佛蘭約（Franjo）為克羅地亞人，母馬利亞（Marija）為斯洛文尼亞人。這個有十五個孩子（七個活著）只十五英畝地而負重債的窮困家庭，使排行第七的他受小學教育後，十五歲就離家到六十英里外西沙克（Sisak），

當菜館侍者，後學鎖匠工藝。十八歲（一九一〇年），他到薩格勒布有現代機器的工廠工作，爲職工會會員，參加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社會民主黨。他曾一度失業，翌年到薩格勒布克郡烏斯（Knaus）機械廠工作，參加五一節遊行。他稍有餘錢，寄給母親，讀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 *The Jungle*。後到盧布爾雅納附近小鎮卡姆尼克（Kamnik）金屬廠做工。一九一二年該廠倒閉，經理給赴波希米亞工人旅費。他同五十個工人同往，到該地遇罷工者，才知被利用爲破壞罷工。及工潮解決，他幾箇月中，利用餘時遊歷德和奧匈城市，參觀大金屬廠，印象最深者爲皮耳森的斯哥達（Skoda）廠，他學德、捷語。最後在維也納會見闊別十年之久的長兄馬丁（Martin）。

（二）俄軍俘虜

一九一三年，他二十一歲，回故里服兩年兵役。奧匈帝國的軍隊，只教形式的操演，未授作戰方法。他幸運地被派入非現役軍士學校，後任團士官。一九一四年戰事發生，他宣傳反戰，因同人告密，被捕，不久釋放。全團開赴喀爾巴阡，阻俄軍前進，雖然全軍缺禦寒服裝，而軍械比俄軍好。在相持中，他的長官是托馬謝維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托已是將軍。率烏斯塔沙軍守比哈奇，被游擊軍擊敗，又參加德軍，一九四五年被捕判死刑）。

依別人的報告，他在塞爾維亞前線作戰，以功授銀質勇敢勳章，未領到它。他自述以戰功陞排長，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俄戰場喀爾巴阡以重傷被俘，先關于喀山（Kazan）附近的戰俘營。後轉阿達托夫（Ardatov），在小機械廠作工。廠主以他技巧，欲嫁以女，婉辭。他學俄文，同戰俘轉比爾姆（Perm）附近的孔古爾（Kungur）當戰俘營長，幹築鐵路工作，工資不夠衣食。

某日，他被哥薩克無理地拘捕。一晚聽到“打倒沙皇”喊聲，知道俄國發生革命。他回戰俘營。後得鐵路工廠工程師的介紹見一羣布爾什維克，讀列寧作品。由于臨時政府繼續作戰，他又被捕，釋放後轉到另一小鐵路站同一羣羅馬尼亞俘虜做工。六月老工程師給他平民衣服，他乘火車到聖·彼得堡，往見在普提洛夫斯基廠工作的工程師之子。他參加布黨領導的“七月示威”，幸未被捕。逃芬蘭，被邊境警察扣留，送聖·彼得堡獄，三週後押回孔古爾，在火車上設法逃走失敗，跳入客車，至沃木斯克 (Omsk)。“十月革命”成功，他參加戰俘所組成的“紅色國際衛軍”。他自述：外人說他參加十月革命和內戰，非事實。他在“紅色國際衛軍”數月只是養病，和仍在鐵路站工作。他讀布黨報紙和列寧小冊子。他自述：“關於十月革命領袖們，我們最多聽說到列寧，也說到托洛茨基，其他人們較少聽到。至于斯大林，當我在俄期間，從未聽到他的名字。”^①

一九一八年柯爾察克 (Kolchak) 海軍大將軍入沃木斯克，他逃避三十五英里外刻爾基西亞 (Kirghizia) 回教徒鄉村。為當地首長伊沙亞 (Isaiah) 的機械化磨坊工作。伊氏有二千五百匹馬，他的馬術使伊氏信任他，為他買一匹馬和一隻狗。

(三) 回國參加共黨

一九一九年秋紅軍收復沃木斯克，他也回到該地。娶十六歲俄女工人伯洛斯諾娃 (Pelaghia Belousnova)。後同戰俘乘輪至斯特丁 (Stettin) 轉火車回南斯拉夫，同行者有一個冒稱同志，報告他是布黨。于是他和妻一同入獄，數日後開釋，一九二〇年九月回故里，母已

① 德杰爾 (Vladimir Dedjer) 著《鐵托》，紐約西蒙一九五三年版，第四〇頁。以上和後面未特別指出的事實，都引自此書。

于一九一八年逝世。

當他回國時，國王亞歷山大專政，國內人民不滿，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西馬·馬爾科維奇採取退讓的策略，不支持海員抗議殺戮工人的罷工，兩日後五一節，又打消工人遊行。正由于工人羣衆反政府，同年該黨在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五城市、薩格勒布和其他城市選舉中都勝利。他在薩格勒布菲力普·包姆 (Filip Baum) 機械廠工作，加入職工會和共產黨。他參加當地一次成功的罷工，十月革命節，他在職工會總部講話，又助黨競選。

數週後亞歷山大國王宣佈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工會非法，只薩格勒布組織抗議的示威，其他地方羣衆消極。成千工人被捕，工資低降。發生伏依伏丁那青年共產黨員司特葉奇向攝政拋炸彈未中，和木匠阿里耶奇刺殺內長米洛拉德·杜拉斯科維奇事，南政府利用這兩事把工黨議員趕出國會，開始大捕工人。

又被工廠開除的布羅茲，由廣告到猶太人機械廠工作，結交查比奇 (Stevó Šabić)。他也曾是俄俘，革命發生，參加紅軍，陞爲前沙皇將軍木拉維也夫 (Muravyev) 的軍參謀長，後以告發木氏叛變被捕。回國，不許他參加南皇軍，但領上尉年金。布羅茲和他同農民一起幹秘密革命工作。開始他們與共黨沒有聯繫，後因援救被捕工人才有接觸。共黨先試驗他散傳單，後入黨。他還對農民工作，被選爲縣黨委，但因參加一同志葬儀的講話，教士告密，被捕，遊街後坐牢，法院以無證據開釋。

布羅茲代表區委向克羅地亞省委書記拉度萬諾維奇 (Ljubo Radovanović) 報告地方情況，已收集之武器和克羅地亞共和農民黨的活動等，拉氏不僅沒有明確指示，還懷疑他是特務。

一九二五年，南王又捕所有克羅地亞共和農民黨首領和迫害工農。

南共中央決辦非法報，由猶太人莫薩·彼雅杰 (Moša Pijade) 主持，他迅速地出版《共產黨人》，由充特務的黨人告密，彼氏被捕，轉貝爾格萊德法庭，判二十年徒刑。布羅茲也因參加政治活動不能在工廠工作，住處又被憲兵搜查，省委會中有些人勸他到亞得里亞北之克拉列維卡 (Kraljevica) 市組織船塢工人。他在這地方四年半，生三個孩子：女斯拉提卡 (Zlatca) (兩歲死)，兩子與科 (Hinko, 早死) 和沙爾科 (Zarko)。後沙爾科爲他生兩孫：約瑟和斯里里卡。

布羅茲在船塢幹修理蒸汽機和摩托工作，同時組織工會和恢復黨組織。他爲工人辦體育活動，家有傑克·倫敦 (Jack London)、柏柏爾和高爾基的作品。後以領導工人爭工資的罷工而被開除。他回薩格勒布，在大機器廠做工，黨命他擔任全克羅地亞金屬職工會書記，數日後被捕。一九二七年六月被押往巴卡爾，九日後又押赴奧古林 (Ogulin) 待審。監獄待遇極壞，他以絕食抗議，三日拒獄卒進食之勸。第五日午，奧古林法院院長斯捷潘·巴卡里奇 (Stjepan Bakarić) 到獄中勸他爲共產黨而進食，他要求審判，被接受。巴氏由家中送奶湯給他，又邀他到家，並指示書房中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法官的十五歲兒子符拉迪米爾·巴卡里奇 (當鐵托死後，黨國大追悼會上，他報告鐵托的生史) 後來成爲他的最親密戰友。最後，他被判七個月徒刑。

布羅茲回薩格勒布後，除了原有職務，還加製革業工會書記。他忙于組織和處理罷工事，被選爲當地黨委員。這時黨內有劇烈派別鬭爭，工人反對。他經過估計後，認爲黨委應由下層選出。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晚薩格勒布市舉行市黨第八次代表會議，地點在郊外山的小屋中，出席代表三十二人，有國際代表烏克蘭人米爾科維奇 (Milković) 參加。黨書記報告地方黨部沒有工作，由于警察的大力壓迫，可是討論時，各代表都有批判並集中于左右兩派的不

同立場。布羅茲除了批評宗派主義，還指出沒有支部，沒有散佈黨刊，沒有培育新幹部。最後他要求上書國際反對左右兩派，和薩格勒布黨會議應堅決反宗派主義。會議反對書記報告，選出新黨委，他當書記。

(四) 五大後在黨內的地位

薩格勒布會議的上書國際，使它對布羅茲有好印象；有人推想他敢採取這行動，可能在俄時已與國際中特務發生聯繫，但沒有證據。接著在德國德勒士登（Dresden）開南共第四次大會，它使南共完全服從共產國際。國際指令他們終止派別鬭爭，西馬·馬爾科維奇又受重責，只好寫公開信坦白錯誤。國際任命克羅地亞共產黨人查科維奇為新領袖，鐵托在內。這次國際指導者是意共總書記托里亞蒂。他斥巴爾幹勞工運動無組織不團結。他叫它做“巴爾幹主義”，即極端宗派主義。他又指示應用民族自決原則。至于西馬·馬爾科維奇奉命立即離開貝爾格萊德，幸好他有羣衆，可供未來使用，未受更大處分。

布羅茲立即指導黨部工作：有三個工會，設法統一；成立新支部——軍火工廠也有。五一節遊行很成功，他被捕，判兩個月徒刑。釋放後，特務仍跟踪他，他改換住處。八月四日他又被捕。在他家中抄出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武器。

十一月六日審判被捕共產黨人，法庭上擠滿青年工人和學生。布羅茲承認是南共，和曾宣傳共產主義。關於炸彈和共產主義文件，他只承認所租房子有同志住，有文件，但炸彈是警察的。他又承認知道有號召罷工的傳單，但不知是誰寫印。他陳訴警察拷打他的各種刑罰，證人都是特務。于辯護陳訴之後，庭長問犯人有何補充，大家都不說話，布羅茲說明何以他變為共產主義者的背景，庭長阻止，他反身對旁聽者喊：“南共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十一月十四日宣判，他被判五年苦

工，其他三年或兩年，只一人無罪。

在薩格勒布的布羅茲，有一天，守兵由黨組織通知給麵包，說爲他準備逃獄，那守兵本是鎖匠，因失業幹這工作，但同情共產黨，暗爲共黨工作。布羅茲獄房的窗戶有六根鐵條，他截斷一根，第五夜被守兵發覺改關另一牢房，數日後押赴列波格拉瓦(Lepoglava)獄。獄長是他在卡爾巴阡團的同事和戰俘，但裝不認識。犯人待遇惡劣，他因能修電線，待遇較好，許往來各獄房，又許閱書。畫家英薩·彼雅杰判十四年，關在同獄，還有別的同志，于是成立支部，他組織讀書，演講馬克思主義。

布羅茲被派赴鄉村幹修理工作，雖有守兵同行，却因之得與薩格勒布同志會談。後以他圖逃獄，轉馬里包獄，那是全國最壞的。他與同志舉行絕食抗議，得到許晚間至夜半有燈，每日在庭院散步一次，星期日兩次，不許交談，但大家以手示意，許同戚友通信。他設法傳入《反杜林論》，他把馬克思主義書籍，外貼《天方夜談》封面以免被獄卒發現。有一天守兵突下令禁閱書籍、散步和收包裹。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他轉押奧古林獄，一九三四年三月釋放，他直接回家，兄卡爾洛(Dragutin-Karlo)死不久，他的父母家只留嫂和兒子。

九月他赴妹處，她嫁一鞋匠。由于警察警告他，他改名鐵托，留鬚染髮，與黨聯繫，並到薩格勒布工作，被選爲省委。這時各地有支部，有地委，省委成立于一九三四年。黨最大弱點，是領袖不在國內。一九二九年中央書記查科維奇被殺，其他中委逃維也納，共產國際派約萬·馬里徐奇——馬丁諾維奇(Jovan Maljšić-Martinović，黑山知識份子)領導在維也納的黨。爲求與國內黨聯繫，常派交通返國，但都落入特務之手，不僅個人而且全組織叛變。估計，自一九二九年亞歷山大王專制起至一九三四年，全國有三萬五千政治犯。國內南共黨員等維也納中央的指令，而中央等莫斯科訓令，因此不能適應實況。爲糾正錯

誤，莫斯科更換南共領導者，他們由在國外南共中挑選。結果莫斯科信任者，不能領導南共，而取得信任之人，都是斯大林認為忠誠者。由之，南共不是南國無產者的代表，而是斯大林的工具。

這時南共黨總書記米蘭·戈爾基奇（Milan Gorkić）在維也納。薩格勒布黨部決派鐵托出國與維也納的中央聯系。

（五）數次出國

七月他在薩格勒布大學黨組織做關於法西斯主義的報告完畢後，前往維也納。他偷渡入奧境，時奧希特勒黨正奪取政權，到處有戰鬥，他經歷一些困難，會見總書記米蘭·戈爾基奇，報告南國實況，請黨總部回國。他在中央工作數週，一九三四年八月被派組織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黨部及籌備全國黨代表會議。他就由原路回薩格勒布。

鐵托常派特使（多是在奧都留學生）送報告給在維也納的黨中央。如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報告省代表會議，說重要工業中心如佛科瓦、奧西葉克和喀爾洛威茨由于準備時間不夠，還缺代表；但如西沙克黨組織基礎鞏固，有六十個黨員，附近許多鄉村也有，這歸功于新省委的努力，中央應以全力助薩格勒布。就薩格勒布而言，青年已成功深入最重要企業，如鐵路工場。若干企業的舊黨員現在同意工作。此外黨對職工會和市選舉的工作也幹得不錯。

鐵托還到盧布爾雅納，準備召開斯洛文尼亞黨代表會議，和改組斯洛文省委會。斯洛文尼亞省代表會議，同年九月在主教夏季大廈舉行兩日夜，由于主教弟之助，約三十個代表參加，鐵托在內。在這次會議中，鐵托第一次會見一九三二年初釋放的卡德爾，有積極工作的深刻印象。

會議後，鐵托應中央召赴維也納。他假造捷克護照，順利抵達目的地。九月二十三和二十五日、十月一和四日他出席中央會議，報告斯洛